《基于资源的学习》读后感

早期，我们将资源定义为“可以支持学习的媒体，人，地点或观点”，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资源不再是完整封闭的，为了应对个人的目标和需求，可以随时另作他用，在任何地点被访问创建修改组装，基于资源的学习（RBL）应运而生。基于资源的学习潜力巨大，但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资源数量巨大，但是能为设计者和学习者所使用的资源则需要评估，且需要应对信息素养，版权和合理使用的问题。

前数字时代的基于资源的学习的资源是静态的，比较难应对个体需求。而数字时代的到来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既能访问传统信息，也可以访问一些新兴的动态的资源，机遇和挑战并存。而能做到这些的基础上媒体的变革，现在，媒体已经非常容易被处理和访问，共享成为寻常之事，个人和小团体也可以快速创建甚至定制资源，各种信息逐渐数字化。而数字媒体可以直接从主要信源和代理商处获得，使得大量的集中式信息源可用性提高，访问也更民主化。而社会化构建的资源，比如博客和维基，已经成为公众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信息得到传播，又可以做到思想协作建构，政治和新闻博客的增加，说明了社会化构建的资源是信息和观点的访问更加民主化。但是博客和维基等的贡献者读者以及内容的完整性则有待质疑。但是随着信息总量指数增长，可用资源的增加，如何准确获取信息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标记技术提供了元标签，提供了细粒度索引能力，但是元数据会被用户重新定义，而且只能为确定媒体的属性提供指导，但不能洞察资源用于给定境脉或者学习模式的适当性。同时，随着资源性能呈指数级提高，技术成本也在不断降低。无线技术的普及以及访问速度的提高，随时随地访问信息成为可能，这时候只要家庭和教育环境可以随时获得大量基本或高端媒体的资源，则可以向他们提供各种信息以及资源，以进行基于资源的学习。随着学习对象的出现，资源概念也发生改变，单个资源的成分可塑性极强，可以被重新定义，允许多种文化，支持不同学习目标，境脉和模式.同时资源也受到严格的财政约束。

基于资源的学习包括三个部分，境脉的创建，可操作使用的工具，和用于指导学习的支架。基于资源的学习不体现一种具体的认识论，而是提供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论不同，但都是基于一定的学习模式。

境脉分为外部境脉，个体境脉以及协商境脉。外部境脉提供情景或问题，由教学人员或者外部代理提供，引导学习者达到一个特定的学习目标，与客观主义认识论一致。个体境脉基于学习者个人的环境和需求，与建构主义认识论一致。协商境脉提供外部事物，个体学习者要解决的问题是独特的。

而工具可以使学习者能够使用和操作并且处理信息，工具的使用随着境脉和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工具分为代理工具，搜索工具，操作工具和交流工具。代理工具帮助管理和不同基于资源的学习模型相关的认知需求，搜索工具用于指导式学习环境，也可以用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操作工具用于验证或者探索，与建构主义认识论一致。交流工具支持信息和观点的交换。

支架是在学习开始时提供的支持，随着知识和理解发展，周期性持续衰减。与基于资源的学习特别相关的支架有程序性支架，概念式支架，元认知支架，策略支架。

基于资源的学习也是基于一定的认识论和原理，与它们一致，且体现这些认识论的假设和实践。具体的应用案例由于认识论的不同而不同，但心理学的重要性也被公认。与行为主义类似，认知心理学主要扎根于客观主义认识论，强调个人的信息处理和知识存储以及检索。而近代基于资源的学习的心理学基础经常扎根于建构主义认识论。同时，心理学和教育学基础是相互依赖的，教学法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本质方法与策略信息组织和获取方式的基本认识。技术能力表明技术能支持学习的程度，教学需求则决定了那些能力应该被整合以及如何整合。文化的考虑反映了教育理念，个人社会角色等，通过为特定情境赋值来进行设计。

目前基于资源的学习的研究也比较多。Armatas等人探究个体特征在网络环境中对学习者使用课程资源的影响，最终结果表明，背景因素努力程度对资源价值的理解有极大影响。Newnham等人对本科生地理课程中因特网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教师指导下使用因特网资源对学生成绩有很大提高。

基于资源的学习比较多的研究领域是素养。为识别可靠有效的信息，提高对不同媒体和多种知晓方法的素养日益重要。对重新情景化的资源在基于资源的学习中如何诠释理解的研究很少。大量的文献研究了为个体提供多种学习目标和学习活动，是个体浸入学习境脉，促进个体绩效的提高。但是教师控制，剽窃，教师权威的威胁等问题也比较明显。